

儿童文学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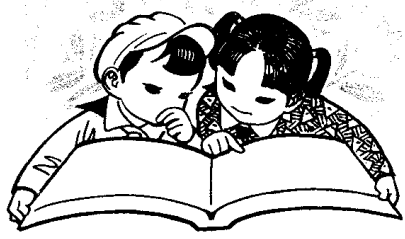
建国三十年辽宁省文艺创作选



ERTONG WENXUE XUAN

1287/6

20728303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28303

儿童文学选

ER TONG WEN XUE XUAN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沈阳

728303

儿童文学选

建国三十年辽宁省文艺创作选

*

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: 10 插页: 2

字数: 239,000 印数: 1—30,000
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090·254 定价: 0.74元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三十年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国文学艺术战线取得了很大成绩。为了集中反映建国以来我省儿童文学的创作成果，并把它介绍到更多的读者中去，用以向建国三十年献礼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选集。

这本选集，包括短篇小说、散文、寓言、童话、诗歌、儿歌。因受篇幅限制，三万字以上的作品不在编选之列。

为了体现百花齐放的精神，我们尽量注意选取不同题材和风格的作品。由于资料不全，我们的水平有限，可能有遗漏和不妥的地方，希望专业作者、业余作者及广大读者提出批评与指正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各有关方面给了我们热情的关怀、支持和帮助，在此表示感谢。

编 者

一九七九年二月

目 录

小 说 散 文

鹤鹑.....	严振国 (3)
入队的故事.....	胡景芳 (32)
刘排长和小金枝.....	杨大群 (36)
瓜瓜看瓜.....	李述宽 (47)
铁娃.....	易长利 (55)
航行在绿色的海上.....	吴梦起 (62)
鹿.....	王 兰 (77)
冰上笑声.....	张贤久 姚翠萍 (82)
奶奶和孙女.....	尚 青 (91)
我的老师.....	刘元举 (96)
林中月夜.....	盖 壤 (112)
钟的故事.....	王 琼 (119)
打雨伞的孩子.....	张 涛 (128)
宝剑岛.....	李述宽 岳长贵 (133)
图画课.....	李兆德 (142)
人参娃.....	王 琼 (146)
一封“瞎信”.....	张克明 (150)
董老师的眼镜.....	徐贵祥 (156)

小石匠.....	胡景芳 (160)
----------	-----------

童 话 寓 言

猫头鹰和蝙蝠的对话.....	朱志尧 (169)
森林小学.....	胡景芳 (175)
金丝雀的故事.....	童玉云 (184)
啄木鸟小姑娘.....	吴梦起 (189)
四季花.....	王 禾 (198)
燕子姑娘.....	黄秀英 (202)
两只小兔子.....	高舒涵 (206)
带油的葱花.....	赵连明 (210)

诗 歌 儿 歌

毛主席是咱大救星.....	洪 新 (213)
海岛孩子的歌.....	滕毓旭 (214)
周总理读书的地方.....	晓 凡 (215)
妹妹的心愿.....	胡景芳 (218)
屋里传来笑声.....	马业文 (225)
弟弟的理想.....	关 立 (227)
一滴水珠的游记.....	王 海 (230)
懂不懂?.....	晓 凡 (253)
半截铅笔的故事.....	李松涛 (256)
大栓和小全.....	李兆德 (268)
月球的歌.....	吕 林 (271)
我和小牛.....	马业文 (275)
星星.....	胡景芳 (277)
对话.....	李兆德 (279)
岗位.....	佟希仁 (281)

一张纸条·····	周 明 (284)
蚯蚓的启示·····	滕毓旭 (286)
小青蛙跳高·····	张 辉 (289)
宝石赞歌·····	武治纯 (291)
我们双手绣春天·····	冬 木 (301)
和好·····	马业文 (303)
牵着小河上高山·····	岸 冈 (306)
弟弟做个大火箭·····	朱正义 (307)
送水·····	盖尚铎 (308)
鸭大姐练赛跑·····	冯幽君 (309)
花手绢·····	王 禾 (312)
江边的孩子·····	赵仁伟 (313)
飞·····	景文孝 (314)



小说 散文

鹤 鹑

严 振 国

鹅毛大雪纷纷扬扬，漫天飞舞。雪下了一天，又刮起了老北风；雪花借着风势，从山村上面横空飞过，一忽儿急急地打在行人的脸上，一忽儿唰唰地扑在小学教室的玻璃窗上……

在北方的山区里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叫做 鹤 鹑 的野鸟。雪下得这样大，鹤鹑在山上找不到吃的，便三五成群地飞到村庄里来。

教室里，一位山区女教师给孩子们布置了家庭作业，刚要宣布放学，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——两只冻得发抖的鹤鹑，大胆地钻进温暖的教室里来了。不用说，课堂秩序立即混乱了。

女教师提高了嗓音喊道：“静！静一静！”

孩子们静下来，并且很快地在窗边抓住了那两只鹤鹑。

鹤鹑被送到女教师的手里。它没有一般春鸟那样艳丽，但也令人喜欢：那盯盯瞧人的眼睛，象两滴水珠；那蓬松、丰满的羽毛，象一团绒球。慢慢地，女教师的手心感到了它的温热，胸中掀起了激荡的波涛……在她的眼前，鹤鹑化开了，化成一个嘻嘻笑着的、头发蓬乱、脸儿圆圆的男孩子——啊，她的弟弟！

刹那间，教室里静极了，只能听见孩子们噤噤喳喳：“嘘，老师哭了！”

过了好长时间，女教师才从悲痛的记忆中猛然清醒，悄悄

擦一下眼睛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放学回家吧。”

大伙站起来了。可忽然有个孩子提议说：“老师，给我们讲个故事吧！”

“对，讲讲您经过的事情吧！”同学们应和着，齐唰唰地坐下了。

几十双眼睛闪闪发亮，几十颗心期待着。女教师很受感动，她想：“孩子们多懂事啊！不过，他们生活在幸福之中，还不可能了解过去，了解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……”于是，她抚摸着鹤鹑，说道：

“好吧，我就来讲一讲。方才，我是哭了。因为，这雪天，这鹤鹑，使我想起了一九四七年的冬天，想起了我的小弟弟的一生！”

室外，风更紧了，雪更大了。就在这狂风暴雪的时刻，女教师的故事开讲啦……

苦蔓结了个苦瓜

我爹从前说过，娘的一生够苦的了！而娘生弟弟，是苦蔓结了个苦瓜。娘是把他生在雪地里的！

也许你们会问：生在雪地里？不要冻死人吗？

原来，我家自从爷爷那辈子起，就租种祖老财家的土地。四亩多地并不算好，爷爷拚死熬活地干，有时也可以收个四石多粮。祖老财是个剥骨刮油的坏蛋，天上过只雁，他也得拔下根毛来，自然在剥削穷人方面就更要打算盘了。头几年我们收四石，他要两石；收三石要一石五——对半活租。后来，他扳着指头一算，丰年多得，歉年不利，于是改为死租：春天定好，不论秋天收多收少，一律收两石租。爷爷死后，爹干了几年，只能捞把柴禾喝稀饭，等于替财主当牛马，地就不想种

了。那年正月初五，祖老财把我爹找去，说：“你嫌租子高是不是？今年我租你一块便宜的吧。靠河岸那一条，足有五亩，往年，非二石五斗租子不可，这回，你给一石五就成！”爹想：那地一色黑油沙土，是头等好地，怎么会这么便宜我？爹忽然记起来，前几天，铁路局来人在那里测量了半天，莫不是这地有啥说道？祖老财见我爹心疑，咕噜噜吸了两口水烟，似笑不笑地咧开大嘴说：“嘻，别瞎想了，地是我祖家的，随便哪个敢碰它？你是老佃户，日子艰难，我这是一片好心哪！”

爹不知道他的鬼葫芦卖的啥药，就应下了。结果，犁土下种，小苗出齐，日本侵略者抓了几百名劳工来毁田了。他们为了侵略中国，要在山区修一条铁路，把几十米宽的庄稼地全挖成了大水坑！

搭上种子，欠下租子，祖老财真会骗人哪！

为了顶租，娘被迫去祖家当洗衣妇。洗呀洗呀，磨秃了多少洗衣板，磨破了手上几层皮。娘说，活儿再苦也不怕，洗满一年就可以回家了。

祖老财有四个老婆。大老婆姓徐，家也是地主，她怕受三个小老婆欺负，就把娘家弟弟也拉到祖家来住。这人，雀斑脸，尖下巴，两只小鼠眼，又凶又狠，外号叫“三角眼”。

一天中午，地主家都睡午觉了，只有我娘和几个佣人在小声闲谈。忽然，我娘听见老财家的“祖先堂”里有点响声，是耗子偷吃供果吗？娘过去一瞧，吓了一跳！原来三角眼正往腰里揣银香炉……

晚上，祖老财召集全家训话，当场把管敬香的女妈吊在树上，抽皮鞭子。抽一下问一句：“你把香炉弄哪去了？说！”我娘忍无可忍，站出来说：“不要打她，不是她偷的！”三角眼气势汹汹，反问我娘：“那么，是你拿去了？”娘脚跟一

蹶，手象铁针似地冲三角眼一指：“你！就是你偷的，是我亲眼看见的！”

祖老财愣住了。这当儿，祖家大老婆和三角眼恼羞成怒，一齐上前，不容分说，将娘按在地上就打……

这以后，冬天到了，娘怀着弟弟快要生了。可是祖家大老婆怀恨在心，偏偏不许娘回家休息。直到一个风雪天里，娘逃出来，走到半路，生了弟弟。万幸的是，弟弟没有被冻死，爹就给他取名叫雪生。娘，却得了“产后风”，不久就死了。

俗语说：孩儿没了娘，好比瓜儿离了秧。雪生还能活下来吗？

天下穷人帮穷人。好邻居岳大叔来了。岳大叔也是个穷庄稼人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是个六尺多高的大汉子，膀阔腰圆，一只胳膊能举起石碾子来。他看见小雪生饿得哇哇哭叫，二话没说，抱起就走。

小雪生被抱到岳家，由岳大婶喂养。岳大婶也有吃奶的孩子，奶水又不足，怎能够两个娃娃吃？岳大叔说：“一个娃娃吃一半，喝西北风也得让孩子们长大。将来，说不定他们能赶上个好时代哩！”

满六个月时，雪生长大了些，爹把他抱了回来。

我把高粱米饭煮烂，捣碎，裹在干净布里，挤出些汁水，就是弟弟的饮食了。

八个月，九个月……可怜的弟弟终于活下来了。

会坐了，会爬了……小雪生一天天长大了。

你看他：圆圆的小脸儿，黑黑的眼睛，微突着嘴唇，松软的毛发……我真觉得稀罕。睡在炕梢怕他冷，睡在炕头怕他热，怕蝇子蹬醒了他的好梦，怕母鸡的叫声惊吓着他。爹呢，更是心疼，每晚从田里归来，总要朝他睡的地方俯下脸去，低

声地对他说些什么，还用粗硬的食指碰碰他的腮帮——因为想尽力轻微些，指梢儿也发颤了。

三岁以后，会淘气了。有时，他采来野花，悄悄插在我头上，然后跳在一旁，又是笑又是叫：“好呀，姐姐戴花做新娘子，姐姐好看！”有时，把谁家花猫的胡须剪下来，叼在自己嘴里，“喵，喵”学猫叫；人家说他，他躲在水缸后面不出来……

“穷人孩子懂事早”，这话是对的。小雪生不小心，打破了饭碗，吓哭了。爹说：“别哭，明儿打上几道箍子，还可以用。”他听了，也就不哭了。衣服弄得破了口子，不高兴了，我说：“不怕，姐给你缝几块好看的碎布吧。”缝补完毕，他跑去问岳大叔：“大叔，我的衣服好看吗？”岳大叔瞧瞧他，逗他说：“呀，你看看，补钉压补钉，五颜六色，真好看哩！”小雪生咯咯地笑了——岳大叔也说好看，还会错吗？

鬼子投降那年，小雪生也高兴地在街上乱跑，整天不回家。祖老财有个小少爷，比雪生大几岁，留着小平头，捏根大油条，另只手里拉着一条狼狗，也在街上闲逛。

小少爷叫祖胖儿，人小架子不小。平日，拉屎还得叫别人看着，免得狼狗舔了他屁股。今天，他向雪生招招手说：“过来！让我骑一下，给你咬一口油条。”雪生不干，祖胖儿虎起眼睛说：“不干也得干！”这时，只听街上有人喊道：“八路军来了，八路军来了！”祖胖儿松开雪生，慌慌张张地跑回家去。

八路军在小镇上住下了。

他们打垮了日本侵略者，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来打他们。八路军在镇上住了五天，就要向北方转移了。

岳大叔知道，不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，穷人就没有好日子

过，于是决心送儿子岳大飞参军。

大飞是我童年时代的伙伴，一块砍柴，一块拣粪。现在他要走了，特地到我家来告别。进屋时，爹正在用剪子给雪生剪头发，剪得青一块白一块，不太好看。雪生不高兴，哭闹起来：“我不剪了，我要平头，要祖胖儿那样的！”

大飞说：“小弟，别哭了，咱们是穷人，怎能跟人家比？等八路军打垮反动派和老财，穷人有好日子过，我一定领你进理发馆，要平头，就剪平头！”

“你说完该不算了。”雪生鼓着嘴瞧他。

“我说的一定算！”

雪生这才满意。我们一块去送大飞。

转眼间，雪生七岁了。能够帮大人干活了，也更懂事了。当爹高兴的时候，他更是快活，用秫秸做一个长烟袋杆，放在嘴里直巴哒，佝偻着腰，学老头走路。爹发愁的时候，他就一声不响，或者悄悄走开；当你着急找他，他却兴冲冲地背了一捆山柴回来了。有一次，他跑回来，交给爹一张钱票，爹严厉地问道：“老实说，哪里弄来的？”爹是很严格的，他常教训我们俩：人穷志不短，手头要稳当。可是，这次他冤枉了弟弟，弟弟掉着泪说：“我在河里抓了一条大鲫鱼，被祖胖儿买了去……”

爹摸着他的头说：“不怨你，你没错。不过，今后不要再和祖家孩子在一块玩了。记住了吗？”

雪生眨巴眨巴大眼睛，点点头。

娘死后，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，爹的担子更重了，我们怎敢再给他惹是生非呢？

可是，就在不久以后，一件意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！

在黑钉子大门外

那是一九四七年冬的一天。

菜园子的井被冰雪封严了，我和雪生只好到街东头去抬水。

沿街向东，一溜泥壁平房；平房的尽头，孤零零地耸起一座高墙大院。那大院，石条砌的墙脚，青砖垒的墙身，墙头插着闪闪发光的玻璃碴儿，水泥炮楼压住院墙四角——这就是祖老财的家。

水井在祖家的对面。打水的时候，雪生说：“姐，你知道祖家大门上有多少颗黑钉子吗？”

祖家门口，我走过多少次了，闭着眼睛也说得出口：两扇又厚又重的大门，外层有铁皮包着，铁皮上钉了一排排鹅蛋大的黑钉子；门当中，各镶了一个黄铜的虎像，虎像的下边，刷着“福”、“寿”两个斗大的漆字；大门以外，还有石头狮子、七级台阶、上马石、拴马桩……可是，大门上的黑钉子有多少颗，我却从来没有数过。

“九十九。每扇门上九十九颗。”雪生告诉我。

我朝那边望了一眼，不禁想到：黑钉子大门呀，你世代代，坑害了多少好人，弄得多少穷人家破人亡啊！如今，祖老财当上了保长，这阴森森的门洞，显得更凶了，简直是一道鬼门关！

这时候，清冷的街面没有行人。隔了一会儿，一位五十多岁的瞎眼老奶奶，胳膊上吊着讨饭的篮子，手里拄着探路的棍子，一步一步，艰难地走来。

她是南村的，丈夫早亡，只守着一个独生子。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了，却被反动派给抓去当了兵。儿子一去没有音

讯。老人家哭呀，盼呀，两只眼睛啥也看不见了，举目无亲，讨饭度命。

“多可怜哪！”雪生这样对我说着，只见老人一步一步，走到祖家大门口去了。她把棍子放在一边，用嘴哈哈手。

她要做什么呢？走错了门口吗？

嘭嘭！嘭嘭！她在敲门。

吱嘎一声，黑钉子大门裂开一条缝，祖胖儿探出半个身子，拧拧淡黄的眉毛，皱皱蒜头鼻子，问：“干嘛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要问问祖保长，他安的啥心，为什么偏偏抓走我的儿子？”

祖胖儿骂了声“臭要饭的”，腿底下放出了狼狗：“去咬她！咬她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狼狗扑上去，只一下，就将老人扑倒在石阶以下……狗得到了胜利，又听得祖胖儿哈哈大笑，狗仗人势，龇牙咧嘴，又作第二次进攻……眼看着狗咬人，雪生再不能忍耐了，抽出拾水的扁担，猛地抡了过去！

头一扁担，打着了狗腿。

狗反嘴来咬雪生。

咬空了；雪生又一扁担下去，打塌了狗腰。

祖胖儿惊叫了一声，一个猴步跳出门外，抱住雪生往地上狠摔。

邻居们跑了出来。他们把老人搀走，把两个打得难解难分的孩子拉开。

“小子有种不要走！”祖胖儿喊着，从地上爬起，一抹鼻子，钻进大门里去了。那条狗，也哽哽地叫着，跟着祖胖儿跑了。

这一切，发生在几分钟里：当狗咬老人时，我是那么焦急；当弟弟将狗打住时，我又是那么兴奋；两个孩子打起来